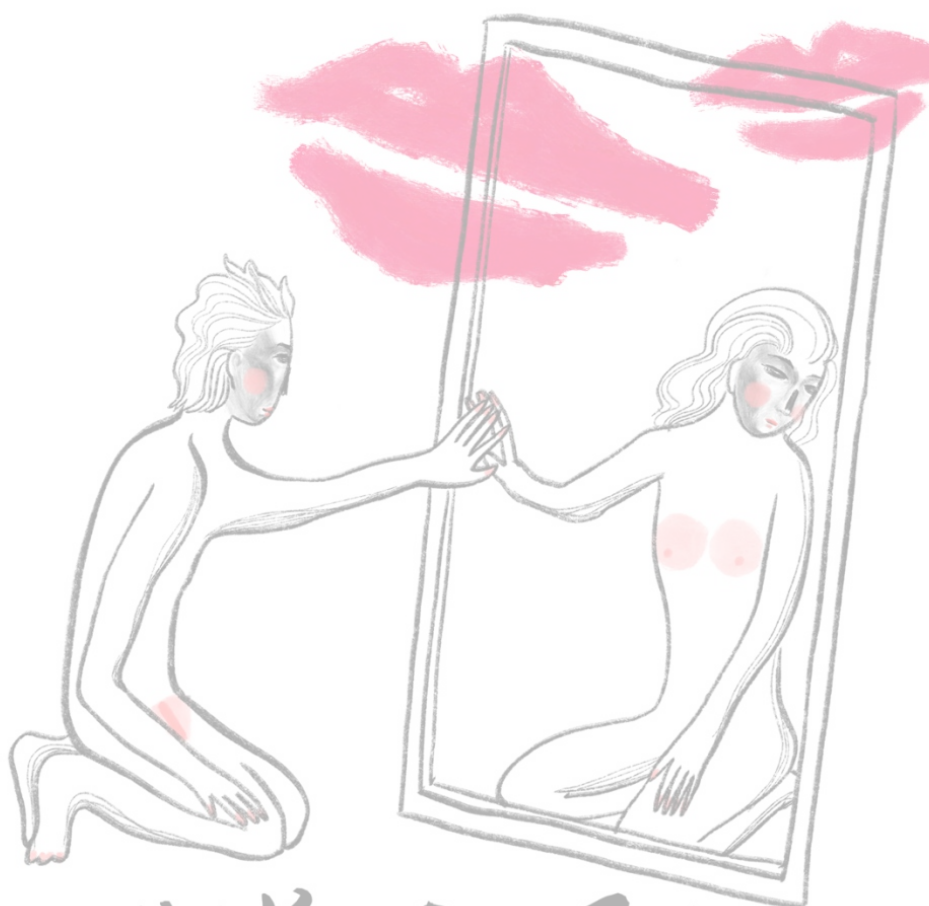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国际跨性别纪念日 | 一位跨儿的分享

原创 性平会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20-11-20



我并不丑陋

那双真实的眼眸

本不该

躲在镜子背后

1998年11月28日，公开自己跨性别身份的美籍华裔Rita

Hester因遭遇“反跨”的憎恨与偏见而被残酷杀害。同年

“Remembering Our Dead”（纪念我们的死者）网站计划以及1999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烛光守夜活动最终催生了每年11月20日的国际跨性别纪念日。

它是为了纪念那些因歧视与仇恨被杀害的跨性别者而设立，并以此呼吁社会关注跨性别者所面临的暴力威胁。

纪念日的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位跨儿自己的分享。



### 我的心路历程

高三下学期才剪掉长发，大三才认识“跨性别者”这个词的我，随着了解加深，一度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个跨性别者。

原因是，从跨性别者的其他所有特征来看，我都很符合。但是，我却一点都不想改变我的身体。这应该是性格原因，我很爱惜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。从小到大，我对自己的身体器官一直保持接纳的态度，一度十分和平。



在上大学以前，我一直认为学校生活不好不坏，学习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压力很大。而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回望，从前的我其实对自己身份这个问题思考的少之又少，所以才可以在选择性忽视的缝隙中获得微薄的快乐。

在当时可以说成是专心于学业的后果。

但是现在尽管进入了大学，有了更多互联网冲浪的时间和手段，我依然对自己本身所处的这个群体，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兴致。

这我不禁开始思索，我会不会是网上所说的困阵，对自己身体抵触情绪最小的那一类跨性别者呢？抑或我根本就不是一名跨性别者？



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没有意义，因为很难找出那个标准答案。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。而且，想太多让我的心理压力很大，也使我产生了很多的杂念，无法专心于学业。不如还是学会因为最简单的乐趣而快乐，无关性别。

上了大学，因为克服不了心中对拼命的介意而开始穿起了束胸，但我还是会经常担忧束胸对自己身体造成了负面影响。



在网上,我逐渐发现其余的trans进行了激素,手术.....但是我却一点尝试的动力都没有,没有兴致。也不是因为害怕困难,仅是不想去做。此时我发现,我似乎还是挺接纳自己原本的身体的。

此时,此阶段,我不愿意去界定自己,不愿意去为以后的生活定下框架。只希望能够享受当下。



ftm与女权

在了解trans的过程中加入相关的论坛，微信群，能够发现“女权”是大家不可避免会聊到的话题。其实ftm(female-to-male)群体聊女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。大家会有非常多种角度来切入这个话题。

从旁观者角度讲，ftm们拥有女性的身体，男性的思想。那他们在女权运动当中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对外呈现呢？

**其实，ftm已经认为自己是男性了。**如果你采取对待普通男性的态度，或者采取一个你的ftm朋友认可的方式对待他，你们会相处得很愉快。**谈及女权话题，最好也像是和一位男性交谈一样，而不是将对方代入到女性身份当中。**

一些ftm会认为自己是男性身份，而非女性身份，尤其是当他们进入社会慢慢完善了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之后，会越来越拒绝被作为女性身份出现在女权讨论中，因为他们会很大程度上和男性身份重合，也不会再认为自己是女权讨论当中的女性主体。

但在社会大背景下，大多数人没有充分了解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问题，以至于在传统观念上他们仍自然而然地把生活中遇见的ftm划归为女性来对待。这就导致了当一部分顺性别群体表现对女性群体有偏见的时候，这种偏见也会移加到他认识的ftm头上，或者在对ftm有偏见的时候会划归为对一部分女性的偏见。

这会让ftm们觉得不满，认为自己不属于“女权”中的女性身份主体范畴却要这样随意地被归进来予以讨论，对自己是一种**不尊重**。

改善这个问题的首要办法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跨性别者，让他们知道跨性别者认同的性别并非生理上指示的那个性别。

**值得说明的是，ftm拒绝被作为女性身份出现在女权讨论中，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和女权割席，而是以他们自己想呈现的身份参与**到女权运动中去，**为女性赋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**

当然，也并不是说ftm觉得女性遭受的偏见不应该由自己来承担，或女权给自己带来了麻烦，而是希望像前文说到的一样，在和ftm谈及女权话题时，最好也像是和一位男性交谈一样，而不是将对方代入到女性身份当中。



TRANSGENDER  
DAY OF  
REMEMBERANCE

我就是  
一

11.20

你还好吗?

文字 | 匿名

排版 | 舟舟

海报 | 吴之阿禧

